

論文

論《笠山農場》語言寫作類別之運用

翁小芬*

摘要

本文針對鍾理和《笠山農場》的語言類別應用，分別從白話語、客語、北京語、山歌、諺語、童謠和語氣詞的運用，探究小說中的語言寫作特色。多樣的語言書寫，使《笠山農場》中的人物語言和敘述語言呈現豐富的變化，達到生動的效果。

關鍵詞：笠山農場、鍾理和、語言寫作、語言類別

作家所運用的語言，均脫離不了其生長背景與所生活的社會環境。鍾理和在私塾教育中，他學會閱讀和使用漢文，他藉由漢文基礎，廣泛吸收古體以至新體小說，這對他以中國白話文從事寫作有很大的助益。

他自小在客家庄長大，《笠山農場》中純樸的客家聚落，可以說是早年美濃客家農村的描寫，以書中故事的背景為例：「笠山，位於美濃平原東北邊緣，亦即現在黃蝶翠谷的入口處，當地人稱為尖山，山前是一片河谷小平原，右邊有水底坪溪蜿蜒流出，也就是小說中磨刀河流經之處，溪邊的名剎朝元寺是小說中飛山寺的原型」¹。這帶有強烈地方色彩的小說創作，在語言的運用上自然有著當地的特殊性和生活性。

本篇就以地方性和生活性的語言為主，來探討《笠山農場》的語言運用，包括白話文、北京語、客語方俗詞彙的運用，以及客家山歌、諺語、童謠和語氣詞在小說中的表現。

一、白話語

鍾理和一生不曾用日文寫作，雖然熟諳日語，但他仍堅持用中文寫作，與他年齡相當的呂赫若和龍瑛宗等人，在四〇年代初期都已是成名的日文作家，而他早已立志要當「中國作家」，並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中文小說集《夾竹桃》。青年時期他廢寢忘食地閱讀五四之後風起雲湧的新文學作品，如魯迅、巴金、茅盾、郁達夫等人的選集，奠定他中文寫作的基礎，當戰後省籍作家辛苦「跨越語言」時，他已能運用流利的中文書寫，建立自己獨特的文字風格，迅速跨越語言的

*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助理教授

¹ 鍾鐵民〈笠山農場之後〉，見《鍾理和卷 4》，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305。

障礙。²

《笠山農場》以白話文寫作貫穿整部作品，通篇均能達到通暢簡明，文從字順。鍾理和的時代，能用中文寫作的臺灣作家不多，而能像他書寫如此流暢自然的更少。他之所以能將語言文字寫得如此流暢的原因，劉秀燕女士認為有三點：一、理和先生能精通數種語言，譬如日語、北平話、客家話、閩南話，所以他比其他作家更能掌握語文的特性，而加以充分應用。二、自小接受漢文的薰陶，以及後來大量閱讀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使然。三、內心一股強大的意志力支持著他、驅使著他，要成為一位用中文寫作的作家，就像他所說的：「只要意志力堅定，是如何可以做出一番可歌可泣的事！」³事實上，他的確做到了。

《笠山農場》的風格樸實自然，主要是在於鍾理和以平實的手法來描寫真實，他的文筆中肯、樸實。例如：咖啡在培育五年後不幸得病，幾乎死滅淨盡，劉少興與張永祥的一段對話，自然流露出劉少興對張永祥的愧疚、同情和失敗的悲哀，以及張永祥的宿命、樂觀和忠誠之心，其對話為：

張：「五年了！」

「可也不算白過，我還學得不少東西。我學會怎樣用顏色由遠處鑑別樹林裡的樹木，從前我總當樹林裡祇有一種顏色；我又知道人也可以和生物做朋友，這些生物並不比人更難親近。」

劉：「你打算到那裡去？屏東嗎？」

張：「我自己還不知道；也許得先到屏東。」

劉：「預備做什麼事？」

張：「那也沒有定規，到那裡再說。」

劉：「當初假使你不到這裡來，這時也許很不錯了。」

張：「這事難說。不過我覺得自己來這裡倒也不曾有錯，就是沒把咖啡種好，對不起農場。」

² 但這並不意味他寫中文能得心應手，畢竟九年的公學校已使日文根深蒂固，至一九五八年時，鍾理和還認為自己的文字欠缺錘鍊，原因是：「一、國學根基太淺，或者竟談不上有根基；二、受日文影響太深；三、我初學寫作時既無名師指點，祇憑有限的作文能力，先用日文把文章故事打好腹稿然後用中文寫出，積久成習，以後就很難擺脫它的影響。」見 1958 年 4 月 29 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6》，頁 32，鍾理和語言跨越的辛苦，由此可見一斑。

³ 劉秀燕〈活過、愛過、寫過〉，《臺灣文藝》，第 89 期，1984 年 7 月 15 日，頁 49。

劉：「葉阿鳳怎麼樣，他當真不打算走嗎？」

張：「他幹嗎要走？他會燒炭窯，又有那麼大的兒子幫忙，就不用走了，到處都一樣吃飯不是？」

劉：「其實你也可以燒，永祥哥，也不必走。」

張：「老了才學唱戲；算了！我還是出去走走好！」(第二十章，頁 274、275)

這裡以自然的口吻敘說張永祥這五年來所學，以及劉少興對張永祥未來走向的看法，沒有刻意抒情和渲染，卻能表現出二人心中的情感和思想，烘托出感傷、前途茫茫、無奈、挫敗和依依不捨之情。隨後：

饒新華在一邊悠悠地拈著煙末，那手勢是笨笨的，似乎還有些顫抖，那深深陷落的口腔一歇便蠕動起來。他已祇剩下一把骨頭了。那條忠實的老伙伴禿尾母狗，匍伏在牠腳邊，眼睛半閉；牠也和主人一樣瘦而且老。人狗都老態龍鍾，五官遲鈍，像秋天的黃葉，祇要一陣秋風就可以把他們帶走。(第二十章，頁 275)

饒新華那笨重顫抖的手勢，掉光牙齒的臉頰，以及失去控制不時蠕動的口腔，恍如一位僅剩一把老骨頭的老人就在目前，他老了，瘦了，五官遲鈍，像秋天的落葉一般，一陣風便可將吹走。鍾理和如實描繪饒新華的老態，沒有點綴和誇張，運用樸實無華的筆調呈現出自然的風格，這是鍾理和運用白話文寫作的特點。

二、客語

鍾理和在《文友通訊》以及致鍾肇政的信函中，曾對鍾肇政所提出的議題「關於臺灣方言文學之我見」表達他對於「文學中的方言」以及「方言文學」的看法。⁴鍾理和對於推行臺灣方言文學並不贊同，因為基於當時現實環境的考量，一般人提起「臺灣話」幾乎就是指閩南語而言，如此一來，純以閩南語為基礎的文學作品，將使閩語使用者的人口不得其門而入。而當時二十五歲以上的人所受的多為日本教育，能以閩語漢文閱讀的恐怕很少，至於二十五歲以下的人口，讀的又盡是國語，更未必能讀閩語方言。況且中國外(包括臺灣)，向來受制於複雜的方言，若一意提倡「方言文學」，只是徒然增加無謂的溝通障礙。但是另一方面，他對「文學中的方言」則是表示值得開發及努力的想法，他認為既然臺灣的客觀環境限

⁴ 見鍾理和〈致鍾肇政函〉，1957年6月15日，出自《鍾理和全集6》，頁4、5。

制了方言文學的發展，因此作家們不妨在「文學中的方言」的範圍中求取定位，他也提到自己在《笠山農場》中已經盡量實踐在文學作品中結合方言的理念了。⁵

鍾理和對五〇年代所提出方言寫作的辦法，雖然表示質疑和反對，但他卻十分贊同在作品中恰當彰顯地方語言，使作品能夠表現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陳丹橘曾對鍾理和在《笠山農場》中運用地方語言的情形，有過一段論述：

鍾理和對「語言」運用上的意見，部份落實在《笠山農場》的寫作上，《笠》篇的行文中，夾雜不少客家山歌的對唱，屬於客家風物的特殊用詞，他嘗試把方言因素涉入以北京話為寫作主軸的架構中，讀者既能看得懂，又能體會客家山歌那種露骨又熱情的風味。⁶

由此可見鍾理和期望將方言融入文學作品之中，藉以突顯作品特色的想法。茲將《笠山農場》中所運用的客語分述如下，語義出處主要參考鍾有猷編著的《四縣客家字典》，「張致遠文化工作室，1999年9月出版」；中原週刊社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編輯的《客語辭典》，「臺灣客家中原週刊社，1992年6月出版」；鍾鐵民編的《鍾理和全集4》，「春暉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等書，為了明於辨識，以張本、中本、春本標識之。

(一)名詞譯釋

1. 「地面上還留了一叢一叢的灌木，那拔、對面烏……」(第一章，頁1)

那拔：那拔是番石榴的土稱。(春本，頁287)

對面烏：另有駁駁子，破布子樹子等名稱，落葉喬木，子可食。(春本，頁287)

2. 「一是兩個年輕女人在斜坡上種番薯。」(第一章，頁1)

番薯：蔬類植物，正名為甘薯，或寫成甘藷，多年生草本蔓生，匍匐地上，葉心臟形或鳥掌形，花白如牽牛花，地下塊根肥大多肉為食用，俗稱地瓜，有紅色、黃色、白色等，多含澱粉，味甘，供食外，可製澱粉或為飼料，嫩葉亦可當蔬菜用。(張本，頁1619)

番薯是客家人常栽植的農作物之一，多種植於山坡旱地。

⁵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1957年6月15日，引自《鍾理和全集6》，頁7。

⁶ 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其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文學研究與發現》，第4期，1996年4月，頁225。

3. 「……你們南眉芎蕉園的工作不是自己還忙不過來嗎？」(第一章，頁 2)

芎蕉：香蕉。

4. 「那個面孔白淨些的是頭家子。」(第一章，頁 3)

頭家：老闆。(張本，頁 1754)

根據《漢語大辭典》的「頭家」一詞，第二條解釋為：「方言。店主；老板。許地山《綴網勞蛛·商人婦》：『頭家今天沒有出來，我領你到住家去吧。』自註：『閩人稱店主為頭家。』《花城》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好好的學，知不知道？以後也能像沈老板一樣做頭家。』劉顯洲《大山母山別墅》第十九章：『這是台灣的一句古話：第一慇做皇帝，第二慇做頭家，第三慇做老爸。』」⁷

由上可知，在閩南方言中稱老闆為頭家，而客語中的頭家亦為常用的詞彙，而且意義相同。

5. 「下庄人。」(第一章，頁 3)

下庄：指下淡水溪下游一帶。(春本，頁 287)

6. 「聽姨丈說不久就要來開墾了呢。」(第一章，頁 3)

姨丈：阿姨的丈夫。(張本，頁 414)

7. 「……認為山場也應該有這麼一個人來作鄰舍。」(第一章，頁 4)

鄰舍：鄰近人家。(張本，頁 594)

《漢語大辭典》中的「鄰舍」一詞為：「鄰居。《後漢書·陳忠傳》：『鄰舍比里，共相壓榨。』唐元稹《競舟詩》：『朝飲村舍酒，暮椎鄰舍牛。』《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六十九回：『她老太太高興起來，便到街坊鄰舍上去。』魯迅《徬徨·祝福》：『衛老頭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⁸

「鄰舍」一詞，在臺灣通行的國語中一般稱為鄰居，而客語中則慣用鄰舍。

8. 「這還想叫牲口不鬧牛瘟，那才是天下的怪事！」(第一章，頁 5)

牲口：供人役使的家畜。(張本，頁 1101)

客家人常以牛隻拖著犁耙來犁田翻土。

9. 「他還向伯公許了願，讓他的牲口趕快好呢。」(第一章，頁 5)

⁷ 《漢語大辭典》卷十二，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2 刷，頁 304。

⁸ 《漢語大辭典》卷七，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2 刷，頁 1201。

伯公：又名土地公，正名為福德正神，管轄地方的神祇。(張本，頁 101)
伯公一詞一般是親屬的稱謂。《漢語大辭典》中收錄了三種不同的關係：一、父親的伯父；二、丈夫的伯父；三、丈夫的哥哥。⁹
在客語中，則專指臺灣地區常見的神祇「福德正神」。

10. 「他是一個山精，你簡直無法想像他對於山有多麼豐富的知識。」(第二章，頁 14)

山精：少見世面的人。(中本，頁 715)

「山精」一詞，在《漢語大辭典》中釋為：一、傳說中的山間怪獸。
二、藥草名。¹⁰

客語中多指「山精」為沒見過世面，少見多怪的人，但此處則比喻饒新華深諳山林之事，有如山之精靈。

11. 「魚湯裡雖然祇放了幾粒豆豉，味道卻是無比的新鮮。」(第二章，頁 15)

豆豉：用黃豆或黑豆經過發酵而製成的食品。(張本，頁 1538)

「豆豉」是客家人常吃的副食品。

12. 「男工砍樹木，女工伐菅草或鋤地。」(第三章，頁 20)

菅草：是禾本科的一種草，牛愛吃其嫩葉，秋冬開白色芒花，可做掃帚之用。(中本，頁 417)

13. 「陰陽分明的臉孔，機靈而堅定的眼珠……」(第四章，頁 35)

眼珠：指眼睛。(張本，頁 1151)

眼睛有珠，珠字有珍寶之意，以「眼珠」為眼睛之名，不僅為形態之稱，還有靈魂之窗的意思。

14. 「哥哥，紅龜粿預備好了，爸叫你送去。」(第五章，頁 59)

紅龜粿：以糯米作面，裡面包餡，用以祭祀，紅白事皆可用，形如龜，且染以紅色故稱；粿即糕。(春本，頁 287)

客家人的糕餅類似品，大抵上都是以米磨成米漿做成，叫做「粿」，國語解釋是「屑米餅」，也就是閩南人所說的「粿」。¹¹

15. 「他把自他的高祖以下四代人的金罐，這個月葬下去，下個月挖起來……」(第五章，頁 63)

金罐：盛骨骸瓦器。(春本，頁 287)

⁹《漢語大辭典》卷七，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2 刷，頁 792。

¹⁰《漢語大辭典》卷三，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2 刷，頁 792。

¹¹陳運棟《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 年 9 月初版，頁 337。

16. 「他的行頭是一把布傘，傘端掛個包袱……」(第五章，頁 63)

包袱：衣服的包裹。(中本，頁 117)

17. 「夜夜相隨到天光。」(第七章，頁 87)

天光：天亮。(中本，頁 315)

18. 「何需阿妹開發愁！」(第七章，頁 90)

阿妹：年輕的女子。(中本，頁 743)

19. 「小氣阿哥水上流。」(第七章，頁 90)

阿哥：情郎。(中本，頁 742)

20. 「別人有雙別人燒。」(第七章，頁 93)

燒：溫暖。(春本，頁 288)

「燒」在國語中為動詞，指燃燒之意，而此次的客語為名詞，有溫暖的意思。

21. 「肩上挑了一擔豬菜：鹿角菜、青狗之類。」(第八章，頁 101)

豬菜：泛指餵豬之蔬菜類食物。(中本，頁 348)

鹿角菜：菠菜。(中本，頁 434)

客家人最愛吃的青菜首推「番薯葉」。客家話和福佬話都很文雅，豬吃和人吃的菜相同，人吃的就名之為「番薯葉」，蓋此種葉子的根部會長番薯。拿相同的菜葉給豬吃，就只好說成「豬菜」了。¹²此處的「豬菜」為泛稱，並不專屬任何一種菜。

22. 「於是各人把飯盒打開；有帶鹹魚的……」(第八章，頁 103)

鹹魚：用鹽醃過曬乾的魚。(中本，頁 493)

客家菜的口味講究「鹹、香、肥」，尤其「鹹」可以說是客家菜的標準口味。客家菜之所以重「鹹」，一方面是因為容易保藏；一方面因為客家人做勞力的工作多，容易流汗，藉由鹹的食物來補充電解質。

23. 「我們前天還做了米篩目吃。」(第十章，頁 160)

米篩目：用篩子篩成條狀，經熱水燙成一種米食。(中本，頁 160)

客家人以米食為主，但天天吃飯又嫌單調，因此在逢年過節或是豐收時節，便把米做成「米篩目」，也就是閩南話的「米臺目」。「米篩目」是用篩子將晾乾的米漿篩製所成。

24. 「她一嫁過去，就得不到家官家娘的歡心。」(第十一章，頁 173)

¹²曾喜城《臺灣客家文化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 4 月，頁 66。

家官、家娘：公公、婆婆。(中本，頁 390)

25. 「扛死人，賣朗朗，當腳夫，擺攤子，趕牛車……。」(第十四章，頁 192)

賣朗朗：指賣雜貨的小販，因這種小販手持小鼓，其聲朗朗。又名賣雜什。(春本，頁 288)

26. 「由眠床裡角發出小孩們安靜均勻的睡息。」(第十六章，頁 221)

眠床：床。(中本，頁 176)

眠床在閩南語方言中也有同樣的用法。《漢語大辭典》中舉出三個例子：「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記》卷四：『持之〈九莖紫茵琅葛芹之一〉南行，取己所住戶十二步，乃置眠床頭按上。』《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包龍圖公案斷歪烏盆傳》：『潘成已得天明了，急忙便乃下眠床。』魯迅《徬徨·弟兄》：『他便在書桌旁坐下，正對著眠床；看靖甫的臉，已沒有昨天那樣通紅了。』」¹³

「床」在國語中或稱床鋪，或簡稱床，但在客語中則多稱「眠床」。

27. 「就在後面天井裡。他要見你呢！」(第十九章，頁 259)

天井：指四合院房的中庭院子。(中本，頁 315)

(二)動詞

1. 「人家事業做得大，朋有也就交得廣，你看隨便一個轉火，就來了一庭子人！」(第五章，頁 48)

轉火：房屋落成。(春本，頁 287)

2. 「國幹哥，你好呀，還跟龍嗎？」(第五章，頁 64)

跟龍：尋找龍脈，是古代地理師的工作。(春本，頁 288)

3. 「何獨阿哥自家眠？」(第七章，頁 88)

自家眠：自己睡。(中本，頁 542)

客家用語常稱「自己」為「自家」。

4. 「她這次算是死心塌地來吃齋地了？」(第十一章，頁 173)

吃齋：出家。(春本，頁 288)

5. 「在落雨天，他們就在同一屋脊下由天亮廝守到天黑……」(第十二章，頁 176)

落雨：下雨。(中本，頁 382)

「落」是客語的慣常用語，指落下之意。

¹³ 《漢語大辭典》卷七，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1201。

6. 「他幹嗎要走？他會燒窯，又有那麼大的兒子幫忙，就不用走了，到處都一樣吃飯不是！」(第二十章，頁 274)

燒窯：燒磚、瓦、陶、瓷之類的工作。(中本，頁 700)

(三)形容詞

1. 「光景就是這幾個月吧？還不一定，反正不會很久了。」(第一章，頁 6)

光景：大約。(張本，頁 687)

《漢語大辭典》中，「光景」一詞的第十一條：「大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第七回：『他光景知道我同藩臺還說得話來，所以特地來拜會我，無非是要求我對藩臺去代他求情。』茅盾《鄰家鋪子》二：『看她那股扭起了癟嘴唇的勁兒，光景是錢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¹⁴

「光景」一詞通常為名詞，是指景物、境況的意思，但在客語中作為形容詞，則為慣常用法。

2. 「……老時的加八拖鞋鞋。」(第十七章，頁 237)

老時的：舊式的。(中本，頁 355)

「老時的」在客語中亦指思想老舊的，此處為舊式的。

(四)語助詞

1. 「可不是有人要去？還一年比一年多哩。」(第七章，頁 95)

哩：呢。(中本，頁 987)

在客語中亦可作為副詞，指說話不清的樣子。此處作助詞解，是「呢」的意思。

(五)量詞

1. 「你要是把一陣人的面子都輸給娘兒們，你就不是人。」(第七章，頁 94)

一陣人：一群人。(中本，頁 792)

從這些客語方言中特有或通俗日常用語的運用，可以看出鍾理和為了突出地方色彩所作的努力。廖咸浩談到方言與文學的關係時，他認為：

方言能夠加強文學的「寫實」能力。寫實在此所指並非「真實的再現」，而是一種令人信以為真的幻覺。就製造這種逼真感而言，特殊語言——尤其是方言——的使用最具力量，因為，不論個人或時空的特色，最容易由語言表達。當角色使用配合其身份背景的語言(方

¹⁴ 《漢語大辭典》卷二，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2 刷，頁 280。

言)時，作品的世界馬上會由平面進入立體。¹⁵

所以，《笠山農場》中客語方言辭彙的應用，不只能顯示出鍾理和客家母語的背景，同時也能凸顯出小說中特定的時空環境。

三、北京語

《笠山農場》除了使用客語方言之外，在人物的對話上，也運用了大量的北京語，其中以「兒化詞」的使用最為常見。鍾鐵民認為鍾理和作品中的人物對話主要是北方語言¹⁶，而鍾肇政先生也看出鍾理和作品中的對話是北方語言。鍾理和之所以使用北方語言於人物對話的原因，他曾於〈鍾理和書簡致鍾肇政函〉中言：「客家語所站地位極為可憐，故在創作時除開稍具普遍性的句子可得借用外，若純以客家語對話，恐將使作品受到窒息的厄運。」¹⁷因而鍾理和寫作以北京語為主幹，以方言為枝葉，為方言與以北京語系統為基礎的國語示範了良好的互動關係，也為自己樹立鮮明的個人寫作風格。

《笠山農場》的敘述語言也有運用兒化詞的現象，但人物對話上的使用率最為明顯。所謂的兒化詞，是把「兒」字作詞尾用的，這種作詞尾用的「儿」韻都跟它前面的字音連成一個音節，使韻尾變成捲舌音，這個「儿」韻又稱為「儿化韻」。

《笠山農場》人物對話中的兒化詞彙有：老頭兒、早點兒、好活兒、歇會兒、蝦兒、猴兒、性兒、玩意兒、找碴兒、客氣點兒、好心眼兒、一會兒、哪兒、人兒、一點兒、高了點兒、放低點兒、這兒、事兒、娘兒、活兒、磨心兒、女孩兒、留點兒、臉兒、鋪蓋捲兒等等。「老頭兒」出現的次數以最多，皆指饒新華而言；其次是「蝦兒」和「一會兒」。

這些說話者則是男女老少都有，不分階級和年齡，包括：農場主人劉少興、男女主角致平和淑華、致遠的兒子阿瑜、農場工人、張永祥、致平的母親、劉漢傑、饒丁全、阿喜嫂、鄭榮發、貴和、阿亮嫂、曾運財、馮國幹、劉阿五、饒新華、黃順祥與胡捷雲等人，均使用兒化詞對話，可見儿化韻的使用相當普遍，並非限於某一特定的身分、性別或年齡的人物。

¹⁵簡政珍《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1)文學理論卷》，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5月。

¹⁶鍾鐵民先生口述，於83年7月羅尤莉女士訪談，見羅尤莉所著的〈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¹⁷〈鍾理和書簡致鍾肇政函〉，民國46年10月18日，引自《鍾理和全集6》，頁15。

兒化詞在小說中大量出現，顯出鍾理和的創作深受中國北方語言的影響。就《笠山農場》整部作品的語言來看，由於作品的語言是以北京語系統為主，因此人物對話部分出現北京腔是相當自然的事，並不至於顯得突兀，但若以社會背景來看，由於小說的社會環境是美濃客家農村，以客家民系為主，小說中的人物是在臺灣土生土長的農夫農婦，那麼，以北方語言呈現人物對話，便使人有空間錯置之感。

四、諺語

「諺」字從言從彥，說文云：「諺，傳言也。」諺語是各地流傳的俗語，是前人生活的經驗累積之談，它有勸善、補過、警世、勵俗的啟示意義，因此，諺語專家朱介凡就曾經為它下個定義說：「**一種經驗的，智慧的短語，義理深刻，語詞簡白，而流傳縱橫，雅俗共賞，是即諺語。**」¹⁸

客家人的祖先從中原南遷而來的，他們繼承漢民族那簡鍊深刻而引人深思的諺語傳統，繼而創作了許多諺語，雖然這些諺語粗野質樸，卻也平易親切，融合於文學中，使作品呈現出生氣活潑的氛圍。

鍾理和平時即有收集諺語、歌謠、山歌的習慣，《鍾理和全集 6》中就收集了許多作品，他也將這些文化資產注入文學作品之中，《笠山農場》也有這樣的痕跡。例如：

1. 「遠親不如近鄰，你們二位互相幫忙就是了。」(第五章，頁 44)
用以表示遠親之援救不如守望相助。
2. 「福地福人居，這話，一點兒也不假！」(第五章，頁 64)
指好的風水地能帶給人好運氣，才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3. 「頭風水，二屋場，這是馬虎不得的。」(第五章，頁 64)
指風水對居處的重要。
4. 「她跑得很快，一跑起來總是把辮子跑直。」(第十二章，頁 177)
形容跑得很快。客語中有「講到食，毛辮子跑得直；講到做，我情願餓。」的諺語，形容一個人好逸惡勞，一聽到有現成吃食，跑的速度就像一陣風，連辮子也飛揚起來；相反的若是提到要她烹飪打掃，她卻推三阻四的，情願挨餓也不願做。
5. 「老了才學唱戲；算了！我還是出去走走好！」(第二十章，頁 275)
比喻為時已晚。

¹⁸陳運棟《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 年 9 月，頁 196。

鍾理和曾提到，小說中人物會話的處理是他感到最困難的部分：

然而，於我，最感苦惱的，還是會話的處理。引車賣醬者流的話，通常都以為是俚俗可鄙的，可是在我看來，卻比所謂正人君子也者，或任何知識分子的語言，都要活潑有趣，如果處理得當，裡面是有好文章的，可以給作品帶來生動力。¹⁹

雖然困難，但他也認為若處理得宜，卻能使文學作品更為活潑有趣，賦予生動的力量。

人物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而現實生活裡的語言原本就融合了許多方言俚語，這些諺語帶給作品生動力，展現活潑的幹勁，也使人物的語言更真實、更貼切。

五、山歌

像韓國人和日本人一樣，客家人也是一個愛好唱歌的民族。艾特爾(E.J. Eitel)曾說：「客家人像德國人一樣，是個歌唱民族。」他認為客家人是「漢中國人中最愛好歌唱的族群。」通常，客家鄉土音樂和工作、遊戲、慶典、娛樂等日常生活的活動有直接的關係，客家民族好用鄉土歌謠記錄其生活歷史。

流行的鄉土歌謠一般稱為山歌，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漢朝，是青年男女在山上工作時，一邊工作一邊對唱的歌謠。歌謠的作曲者和演唱者都來自農人、牧人、樵夫等民間人士，其曲調非常簡單，通常是七字四行或字句不拘，內容大都為情歌，另外還有農耕歌、幽默歌、勸世歌、飲酒歌、採茶歌、愛國歌等，種類繁多。演唱方式喜歡分成兩邊輪流比賽，唱者即席作詞挑戰，直到對方無法再創作新的歌詞為止。²⁰

(一)山歌的內容

《笠山農場》在第四章開始出現客家山歌的描寫，男主角劉致平在巡山時，聽見伐木工人工作時隨意哼唱的悠揚山歌：

笠兒山下草色黃，

阿哥耕田妹伐管。(第四章，頁 31) (第一首)

隨著情節發展，第七章描寫男女工人熱烈駁唱山歌的情形，主要在刻劃善於唱山歌的農場工人阿康和在附近炭窯工作的女工素蘭，二人隔山

¹⁹鍾理和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三日的日記，引自《鍾理和全集 5》，頁 92。

²⁰江運貴著・徐漢彬譯《客家與台灣》，台北，常民文化，1996 年 9 月，第五章，頁 189。

對唱互別苗頭，並帶動眾人烘托氣氛的歡愉景象。首先，是男工貴和吟唱的情歌：

阿妹生來圓叮嚀，
好比天上圓月亮，
阿哥好比小星子，
夜相隨到天光。(第七章，頁 87) (第二首)

貴和悠揚的歌聲，在工人之間引發一陣輕快而富有傳染性的騷動，於是喜愛唱山歌的阿康，也忍不住唱出自嘆孤寂無伴的心曲：

久聞笠山寺有靈，
笠山寺裡問觀音：
笠山人人有雙對，
何獨阿哥自家眠？(第七章，頁 87) (第三首)

阿康坦誠而熱情的告白引起了眾人一陣笑謔，但同時在農場北邊不遠處的第四號炭窯，卻傳來一位女子帶有挑戰意味的山歌唱和，這是素蘭的歌聲，她針對阿康吟唱的山歌內容而唱出：

雖然笠山寺有靈，
無雙何必問觀音，
笠山人人有雙對，
須是前生修到今。(第七章，頁 88) (第四首)

素蘭的好歌喉與她那率直無畏的氣魄，更煽動工人們一較長短的興趣，於是他們鼓譟喧鬧要阿康給對方下馬威，阿康便隨後唱著：

笠山無花別處有，
笠山無女別處求，
笠山無雙別處娶，
何需阿妹開發愁！(第七章，頁 90) (第五首)

素蘭的口才是出了名的，她與別人較量山歌總是贏的機會多，於是她又不服輸的回了過去：

笠山有花紅羞羞，
笠山有女看人求，
大方阿哥求一個，
小氣阿哥水上流。(第七章，頁 90) (第六首)

此刻，一旁的致平也忍不住對著一起工作的燕妹唱起調情的山歌來：

園裡種花開滿牆，
人愛藍花我愛黃，
人人都說張李好，
口吃西瓜我想涼。(第七章，頁 91、92) (第七首)

同時，阿康仍不死心地對素蘭提出挑戰：

別人有雙別人燒，
阿哥無雙心不焦，
到時一年娶兩個，
比你更美又更騷！(第七章，頁 93) (第八首)

那機智反應敏捷的素蘭是不甘示弱的，她立刻義正詞嚴地駁了回去：

愛唱山歌須端莊，
開口罵人笑四方，
笠山人人有規矩，
阿妹雖騷不愛郎。(第七章，頁 94) (第九首)

隨著衝突不斷地發生，農場的經營與人事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歡樂的氣氛不再濃烈，因此山歌也就銷聲匿跡，直到最後一章，即第二十一章，農場易主，人物興散，作者藉阿康之口唱出淒涼的結局：

磨刀河灘水滿堤，
笠兒山下草萋萋，
農場舊恨無人問，
只有管花滿處飛。(第二十一章，頁 278) (第十首)
如今農場又換名，
磨刀不聽舊時聲，
工人半是初相識，
祇解山歌唱太平。(第二十一章，頁 284) (第十一首)
莫向人前舊事提，
笠山誰復說咖啡？
山鳥不管人間事，
猶向農場深處啼。(第二十一章，頁 285) (第十二首)

客家山歌是屬於即興創作，必須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它不會有深奧的典故，也不會有生僻的語詞，相反的會有許多俚俗語詞，這也反映出山歌不加修飾的樸素風格，以及歌唱者真感情的流露。羅肇錦也認為山歌

最大的特色在於「即性創作，質樸真實」²¹。《笠山農場》中的山歌便充滿著樸實自然之風。

(二)山歌的特點

《笠山農場》中的山歌寫作技巧特色為：

1.運用賦、比、興、雙關語、重疊

客家山歌的體裁，就是《詩經》裡所用的賦、比、興體裁。傳統的「賦」是直書其事；「比」是說以這個比那個，也就是「以彼狀此」，就是一般的比喻；「興」是先說別的再說主題，也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笠山農場》也以此三者作為表達的方式，然而這三種方法往往混合應用，很難一一加以分別。例如：第二首屬於「比而兼興」的形式，先以阿妹圓胖的體型比喻天上的圓月亮，次說阿哥像伴隨在月亮旁的小星子，運用「雙關語」，以月亮比作阿妹，以小星子比作阿哥，最後在抒發出小星子伴隨月亮到天明的深情，由景生情，這是「興」。

第三、第四與第五首是採用「賦」的方式，直接描述笠山寺之所以靈驗，是因為觀音的存在，然而無雙卻不須要拜問觀音，因為笠山中雙雙對對的情侶是前生修來的，縱使笠山上無花可摘、無女可求、無雙可娶，也無須發愁，因為別處都有，何必專情於笠山中呢！

其他還有「雙關語」與「重疊」的運用。所謂的「雙關語」，就是同音異義的字眼，影射別種事物，或是就以一個字眼，作別種不同的解釋，來發揮歌詞真正的意義²²。例如：第七首，以涼的西瓜影射梁燕妹，「梁」、「涼」諧音，借音寓意，增加歌謠中含蓄和蘊藉的氣氛。「重疊」在這十二首山歌中多處使用，重疊又稱「反覆」，這是客家山歌的特點之一，是非常生活化，又活潑的歌謠型態，例如：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和第六首，其不斷反覆「笠山」二字，尤其是第五首的前三句，句式完全一樣，每句七個字僅二字有異，其餘的用字完全相同。

2.運用客家方言

山歌難免給人「質勝文則野」的感受，但其「野性美」相對的也具有較豐富的生命力，因此山歌中少不了客語方言的運用，增添了鄉土氣息的功能。例如：

²¹羅肇錦〈客家語言與客家歌謠〉，《苗栗文獻》，第九期，1984年6月，頁100。

²²陳運棟《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10月，頁223。

- (1). 「夜夜相隨到天光。」天光：即月亮。
- (2). 「何獨阿哥自家眠。」自家：即自己。
- (3). 「小氣阿哥水上流。」水上流：是常出現在客家山歌中的語彙，比喻一切成空。
- (4). 「別人有雙別人燒。」燒：即溫暖之意。

3. 字句、平仄、用韻

這十二首山歌除了第一首不全外，均是七言四句，和近體詩絕句的形式相同，但其與絕句的不同點在於：完全不講求平仄和用韻，只要每句字數相同，唱起來覺得順口就行了，完全沒有限制。

然而客家山歌也有特定的格式，通常由第一句末尾起韻的山歌，其第一、第二和第四句末尾的字眼都是平聲，第三句末尾的字眼，則是仄聲²³，就像第二首、第五首、第六首、第七首、第八首、第九首和第十一首；而從第二句末尾起韻的山歌，其第一句和第三句末尾的字眼都是仄聲，第二句和第四句末尾的字眼都是平聲，這個形式在十二首山歌中並沒有發現。

六、童謠

童謠是一種有趣的兒童歌謠，它輕鬆、活潑、趣味、簡單，是孩子們的詩，從孩子們的生活、心性、遊戲情趣，以及兒童語言的感受出發，比起大人所唱的山歌要開放自由的多。

《笠山農場》也有童謠的寫作，但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只有在第五章農場新居落成，主人大宴賓客的時後，致遠的孩子阿瑜對著饒新華念道：

饒新華；
嘴沒牙，
桌上吃，
地上爬；
爬到東，
爬到西，
爬去跳禿尾；
禿尾跪落地，

²³陳運棟《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年10月，頁220。

急得饒新華直放氣！(第五章，頁 52)

在《鍾理和全集 6》中，附錄了鍾理和打字以及手抄的原稿資料，包括客家山歌、童謠和諺語等，可以看出鍾理和在提倡本土文化上投注的心力，也因此他將客語、山歌、諺語、童謠等通俗文化移植入文學作品之中，令人感覺分外親切自然，無刻意雕琢的弊病。

七、語氣詞

人們說話有種種語氣，通常帶有不同的情感，因此，人物的語言不但要用適當的措辭和語句來表達情思，有時後還要用適當的「語氣詞」來加強語氣，表示情感。

表示語氣的詞，通常是加在一個句子的末尾，也有置於句首或句中的。《笠山農場》中的人物語氣詞呈現出豐富的樣貌，所使用的語氣詞包括：「吧」、「的」、「嗎」、「呢」、「了」、「罷了」、「啦」、「哼」、「哪」、「嗤」、「嚇」、「嘿」、「呸」、「哩」、「嗯」、「趕」、「看」、「啊」、「啲」、「哎啲」、「啊啲」、「哎呀」、「啊呀」、「哇」、「唉」、「啐」、「咧」、「著」、「嘛」、「哦」、「呀」、「麼」、「嘍」、「唔」、「怪」等等。其中以「了」的使用頻率最高。其次為「的」、「吧」、「呢」、「嗎」等語氣詞。使用頻率較少的如「嗤」、「嚇」、「嘿」、「呸」、「哩」、「趕」、「啲」、「啊啲」、「唉」、「啐」、「咧」、「嘍」、「唔」、「怪」等。其中「怪」、「啐」、「趕」、「嗤」、「哩」、「呸」，只出現過一次，使用的頻率最低。

小說人物在相異的情境下，常常帶有種種不同的情感，而語言用來烘托人物當時的心境，因此，人們說話的時候需要適當的措辭和語句來表達情思，適當的「語氣詞」，正有加強語氣，表示情感的作用。

《笠山農場》中人物的對話運用了大量且不同的語氣詞，使語句更活潑，富於變化，更表現出人物複雜微妙且濃厚的感情世界，進而顯示小說中的人物是趨於真實，有真性情的，他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現出不同的思想與情感，將喜怒哀樂愛惡懼等不同的情緒，躍然活現於紙上。

綜觀《笠山農場》中的語言類別，鍾理和運用了多種語言，這與鍾理和不凡的生活經驗有著很大的關係。其運用了白話語、客語、山歌、諺語、童謠和北京語系的兒化詞語，使人物語言和敘述語言呈現出多樣的特殊性，豐富的變化，達到生動的效果。

白話語和北京語的運用，顯示小說中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的多樣性，鍾理和將《笠山農場》融合多種語言類型，在白話語中涵納北京語，在北京語系統中涵納客語方俗詞彙，並從中達到和諧切適，和優美平衡的效果，這是他寫作語言上成功的地方。

參考書目

- 《漢語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44 年 11 月。
-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 年 12 月 14 日。
- 陳運棟：《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1978 年 9 月。
- 羅肇錦：〈客家語言與客家歌謠〉，《苗栗文獻》，第九期，1984 年 6 月。
- 劉秀燕：〈活過、愛過、寫過〉，《臺灣文藝》，第 89 期，1984 年 7 月 15 日。
- 劉孟宇、諸孝正：《寫作大要》，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4 年 10 月。
- 《客語辭典》，中原週刊社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編，臺灣客家中原週刊社，1992 年 6 月。
- 簡政珍：《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1)文學理論卷》，台北，正中書局，1993 年 5 月。
- 李潤新：《文學語言概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 年 10 月。
- 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其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文學研究與發現》，第 4 期，1996 年 4 月。
- 傅騰霄：《小說技巧》，台北，洪葉文化事業，1996 年 4 月。
-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基礎理論知識部份》，高雄，麗文文化事業，1996 年 4 月。
- 羅尤莉：〈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6 月。
- 江運貴著、徐漢彬譯：《客家與台灣》，台北，常民文化事業，1996 年 9 月。
-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1~6)，春暉出版社，1997 年 10 月。
- 曾喜城：《臺灣客家文化研究》，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 4 月。
- 鍾有猷：《四縣客音字典》，張致遠文化工作室，1999 年 9 月。